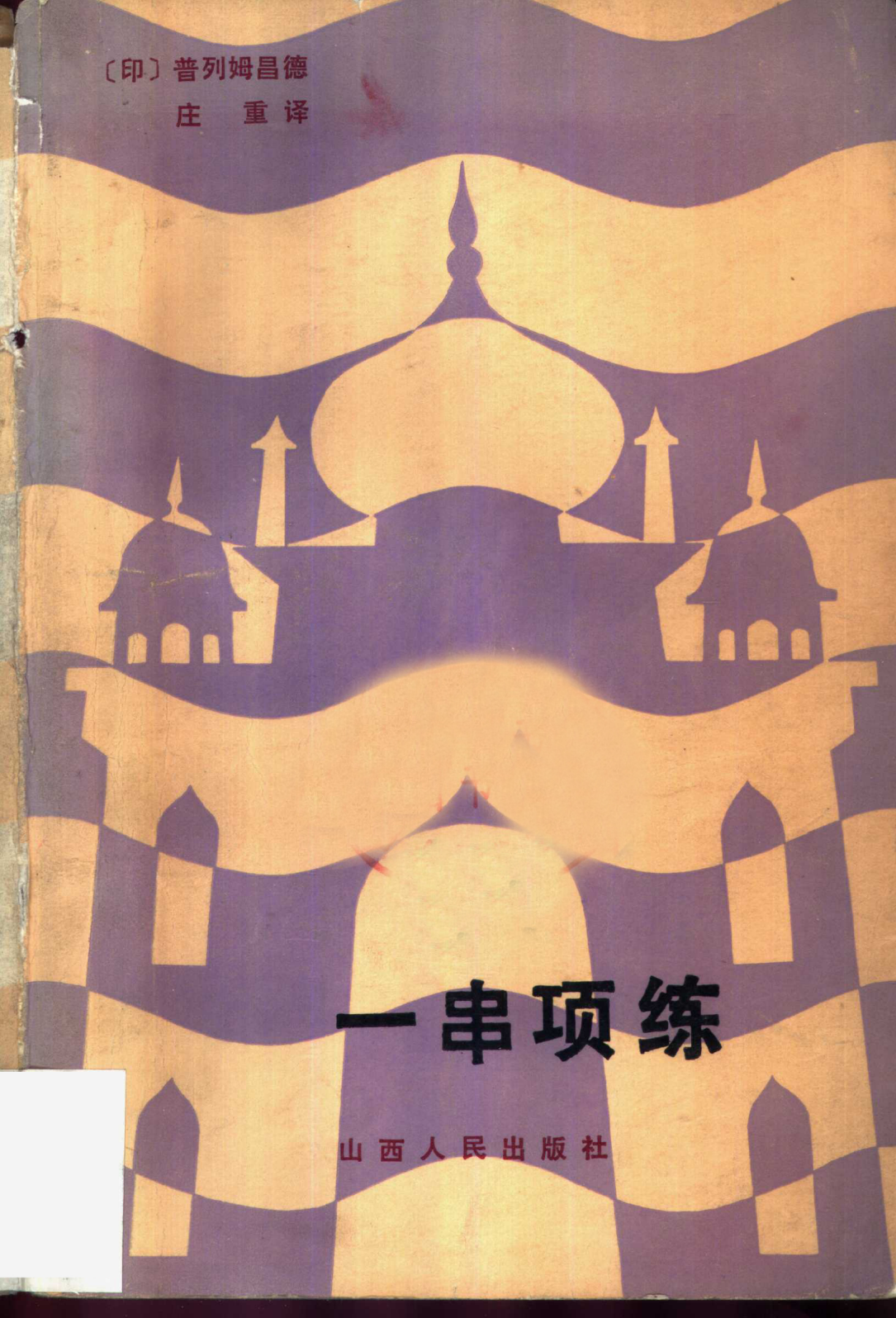


〔印〕普列姆昌德

庄 重 译



一串项链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串项练

〔印〕普列姆昌德

庄 重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 串 项 练

[印]普列姆昌德著

庄 重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63 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0册

*

书号: 10088·825 定价: 1.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串项练》成书于一九三〇年，在印度一直公认是一部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成功之作。小说围绕佳尔巴和罗玛纳特宴尔新婚，渴慕着一串镶嵌钻石的项练，为了爱情，罗玛纳特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从而展开了生动有趣的情节。作品揭示了追求虚荣所带来的恶果以及警察官吏的恣意专横强加于人们的痛苦，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印度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

BAG 101

印历五月^①雨季的一天，天空布满乌云。细雨蒙蒙，时断时续。天虽刚过中午，但给人们的感觉仿佛已近黄昏。杳果林中，姑娘三三两两的和自己的妈妈荡着秋千。她们有的推，有的荡，有的唱着喀洁丽^②，有的哼着四季歌。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勾起妇女们对童年的回忆。雨水好象会把她们心中的忧愁、烦恼冲刷干净，也会使枯竭的心灵复苏。她们内心里充满了欢乐的激情。苹果绿色的沙丽^③和郁郁葱葱的原野，交织成一副美丽的图画。

这时，一个老货郎走过来，荡秋千的人们都跑来把他团团围住。货郎打开盒子，从里面把一件件闪亮的首饰拿出来，有镶着假珍珠的耳环、饰带、镶边，有五颜六色的袜子，精巧的布娃娃，娃娃还带着首饰，孩子们玩的陀螺和其他能发响的玩具。妇

①印历五月相当于阳历七月至八月。

②喀洁丽——印度雨季时唱的一种歌。

③沙丽——印度妇女穿的衣服。

女们有的买这个，有的买那个。一个有着一双忽闪忽闪大眼睛的女孩子，最喜欢那串光彩夺目的、蓝中带绿的项练。她跟站在旁边的母亲说：“妈妈，我要这串项练”。

“这串项练卖多少钱？”母亲问货郎。

老货郎边用手帕擦着项练边说：“二十个安那。女主人您想买，随您给吧！”

“太贵了，带不了几天光泽就会黯淡的”。母亲说。

“大嫂，到那时，女儿就该带真项练了！”老货郎意味深长地摇着头说。

母亲深深地被老货郎的好心所打动，便把项练买了下来。女儿欢欣雀跃，说不定这比真的宝石项练更加使她高兴。她带着它跳跳蹦蹦跑遍全村，在她的“财产”当中，没有比这串玻璃项练更宝贵、更为她珍爱的东西了。

姑娘的名字叫佳尔巴，母亲叫曼吉。

丁达亚尔先生住在布拉雅格^①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他不是农夫但从事耕种；他不是地主但占有土地；他不是警察所长但管警察所的事。他是地主的一个管家，在村子里颇有威望。他有四个听差，一匹马，几头母牛。薪水却只有五个卢比^②，这点钱对他来说连吸烟都不够，他还有什么其他来源的收入，谁也不清楚。佳尔巴是他的女儿。本来佳尔巴还有三个兄弟，可如今只剩下她自己了。要是有人问她，“你兄弟都到哪儿去了？”她简单地回答，“他们到远处玩去了。”据说，管家老爷丁达亚尔打死过一个穷苦人。这样，不到三年，三个儿子相继夭折，从那以后，可怜的丁达亚尔处处小心谨慎，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生活里还有什么依靠呢？每当丁达亚尔去布拉雅格，总要给佳尔巴带回一些首饰来。他从实际的生活体会到，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使佳尔巴欢喜的了。在丁达亚尔看来，布娃娃和其他玩具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佳尔巴自幼就摆弄首饰，首饰就是

① 布拉雅格即今阿拉哈巴德。

② 卢比——印度货币单位。

她最喜欢的玩具。在她的心中还没有产生对真正的项练的渴求。要是村里有什么节日集会，她就带上这串项练，别的首饰她都看不上眼。

一天，丁达亚尔给曼吉带回一串金项练，曼吉多少年来就梦想有一串这样的项练，这串项练简直使她着了迷。

女儿佳尔巴不喜欢自己那串项练了。她对父亲说：“爸爸！您也给我买一串这样的金项练吧？”

“好，孩子！我也给你带一串来。”丁达亚尔笑盈盈地说。

“什么时候？”

“很快。”

佳尔巴并不完全相信父亲的话，她走到母亲身边说：“妈妈，给我也打一串象你一样的项练吧！”

“要花好多钱哩！孩子。”母亲说。

“你自己打了，干吗不给我打一串呢？”佳尔巴问。

“你婆家会给你打的。”母亲笑嘻嘻地说。

为曼吉打这串项练花了整整六百卢比。积攒这么多钱对丁达亚尔来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又不是什么高官显贵，多少年来才算打成了这串项练，他真怀疑一生当中还能不能再积攒这么多的钱。

佳尔巴听了母亲的话，羞臊地跑开了。然而母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婆家”这个词现在对她说还不那么可怕。婆家会给她项练的，婆家的人，会比爸爸妈妈更疼爱她。这些东西他们不给打，婆家会给打的。要是婆家也不给打呢？她想，“难道母亲就不会把自己的项练给我吗？准会给的。”

她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了七年，实现长久以来埋在心底的愿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管家丁达亚尔的熟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德亚纳特的先生。此人心地十分善良，为人慷慨大方，在法院供职，月薪五十卢比。丁达亚尔是个讼棍，不知有多少次求助于德亚纳特先生。只要德亚纳特愿意，捞几千卢比外快是不成问题的，可他分文不取。这倒不只是对丁达亚尔才这样，这是他的性格。这也不是说他人品多么高尚，他只是认为不义之财不可贪。也许他亲眼看到过收取不义之财的恶报吧！他曾见到过有的人为此不得不坐监牢，有的人为此断子绝孙，有的人沾染各种不良的嗜好。迄今为止，他还没见过有谁贪污受贿而能过上安逸日子的。久而久之他形成了这样一种牢固的观念——不义之财必遭殃，他是永远不会忘记这点的。

这年月，五十卢比算得了什么？五口之家就靠这点钱实在不容易。孩子们要好的穿，女人要首饰戴，但德亚纳特却从没为这些动摇过。大儿子在大学里只念了两个月的书就不得不中途辍学了。父亲说得一清二楚：“我不能为了你取得学位，让全家跟着挨饿受冻。你是个男子汉，想继续深造，就得靠自己。不少人是

这样做的，你也能做得到”。然而，罗玛纳特却没有这打算。这两年来他一直闲散在家，靠下棋、郊游、对母亲和弟弟们耍威风打发日子。只是由于朋友们的帮助，生活上的奢求才得到满足。傍晚出去兜风，便找谁借件外套，穿上别人的皮鞋，戴上别人的手表。有时打扮得象个贝拿勒斯的公子哥儿，有时穿戴象个勒克瑙的倜傥少年。十个朋友，一人做一件衣服，这样就有十样装束，这可真是合作的新途径。

丁达亚尔为女儿佳尔巴相中了这个青年。罗玛纳特却不想结婚，他既没有钱，又没有担负建立一个家庭的勇气，然而在母亲罗梅雪莉的执拗面前，他不得不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几年来罗梅雪莉一直想为儿子早讨个媳妇。看到别人家不但娶了儿媳妇，而且还抱了孙子，这个可怜人怎么能忍受得了呢？起初可真有些灰心，她经常祈求上苍能早日成全这事。现在丁达亚尔找上门来说亲，这简直如盲人复明，使她乐不可支。机会千载难逢，万一失掉还不知再等到何年何月。有谁愿找这样的人家，既没有家业，又没有财产，谁看得上这样人家的孩子，人们的眼睛都盯在家业、财产上。所以，她对这桩亲事倍加用心，全力以赴，最后总算谈成了。

德亚纳特说：“你的事我不管。再说，我也无能为力。连自己饭碗都不考虑的人，还要结婚，我认为这是一种罪过。我也没有钱。怎么也得要一千卢比才行，首饰还得另外算。”说完，他把双手放在耳朵上^①继续说：“我的祖宗啊！我可负担不起。”

“女家总得给点什么吧！”罗梅雪莉说，她全然不为丈夫的话所动摇。

①印度人用来表示断然拒绝的手势。

“我可不去找人家要钱去。”

“用不着你去找人家要，人家自己会给的。为了女儿的婚姻大事，谁还吝惜钱呢。是啊，也得碰运气。丁达亚尔有钱，再说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还为谁留着？”

德亚纳特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只是说：“给十万卢比也罢，一个卢比不给也罢，反正不会从我嘴里说出什么。为这事我决不去借债，再说，能到哪儿去借呢！”

罗梅雪莉对德亚纳特的话全然不放在心上，她说：“我相信订婚时他至少会给新郎一千卢比，用它办亲事也足够了，打首饰的钱从钱庄借。订婚时给一千卢比，迎亲时还不得再给一千？把这钱拿给钱庄抵债，要是还差个三百、二百的，以后再慢慢还就行了。这样说不定还会给孩子找到个门路呢。”

德亚纳特轻蔑地说：“啥门路啊，整天忙于下棋和闲逛的人，还能有啥门路。”

罗梅雪莉记起自己结婚时的情景。当年德亚纳特也是个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可是她一过门，德亚纳特就不能不考虑挣钱养家糊口了。不到一年，就找到了事做。于是，罗梅雪莉说：“你看吧，媳妇一进门，他就啥事都懂了。你想想你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脖子上如不套上副枷锁，他还是游手好闲。枷锁一套，头脑就清醒了，要使浪子回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她娶个媳妇。”

当德亚纳特说不过妻子时，就一个人埋头读报。因为读报是他掩饰自己失败的唯一手段。



丁达亚尔是这样一种人，他以老实的态度来对待老实人，对鬼点子多的人，他鬼点子不但更多，而且蛮横不讲理。要是德亚纳特张口要几千卢比，那么丁达亚尔就会狠狠地要弄他一番，叫他一辈子难忘。德亚纳特谦恭温良的品德，使得他心悦诚服。他起初打算总共花一千卢比为女儿完婚，可后来一下就单给了新郎一千卢比。

“订婚给了新郎一千卢比，迎亲时还得再给一千卢比。可这些钱从哪里弄来呢？”曼吉说。

丁达亚尔不耐烦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既然人家这么慷慨大度，把孩子托付给咱，那么咱也得做给人家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也是知情达理的。要是他们不通情理，我可也不是个好惹的。”

丁达亚尔给了一千卢比，反而加重了德亚纳特的负担。本来他是最怕欠债的。这桩婚事他原想来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可丁达亚尔的慷慨大方，一下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原先连想都没想

过的豪华排场、跳舞、演戏，一下全提出来了。脱缰之马，谁能拦得住呢？于是决定大办婚事。原来他认为只占次要地位的珠宝首饰，现在成了最主要的了。总得搞得象个样子，不能让人家背后议论。已花了三千卢比买东西，又向珠宝首饰店赊欠一千卢比，限期一周归还。反正两千卢比已经到手，剩下几百卢比总会有着落的。做生意花本钱，就不能要求马上获得利润。项练的问题也提了出来，一串好一些的镶宝石的项练少不了一千卢比。德亚纳特寻思，干脆一起买算了。不能让人瞧不起。可罗梅雪莉不答应：

“怎么，你的主意变了？”

“你有什么，你坐在家里，丢人的是我，人家笑话的是我。”德亚纳特发火说。

“你从哪儿弄钱呀！你想过没有？”罗梅雪莉说。

“她娘家至少还得再给一千卢比”。

“怎么，尝到甜头了？”

“不，不，从她娘家总能得到些钱吧！”德亚纳特不好意思地说。

“从哪儿得的钱，花在哪儿。赢得好名声不靠珠宝首饰而靠的是施舍香火。”罗梅雪莉说。

项练的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不管德亚纳特怎么认为没有必要讲排场，摆阔气，可在罗玛纳特看来却至关重要。迎亲队^①要搞得热热闹闹，惊动全村。本来准备给新郎坐轿，可罗玛纳特却非要坐汽车不可。他的朋友支持他，家里也只好同意。德亚纳特性情孤僻，跟谁也没交往，可

①迎亲队——结婚时男方到女方去迎亲的队伍。

罗玛纳特却是个善于交际的人。此时，他的朋友都在为他帮忙，替他出主意，什么事都要尽兴才行。订做了最好的婚礼烟火，安排了头等的吹鼓手，舞蹈也是第一流的，差一等的在这里就甭想提了。看到儿子这样任性、放纵，德亚纳特真有些耽心。可他不能说什么。他能说什么呢？

5

演戏只有博得观众的喝采才算成功，迎亲队这场戏只有得到街上看热闹人的称赞才算够气派。一出戏的考验需要四、五个小时，可迎亲队的排场，只消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得出结论。一切装饰和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这五分钟的场面。只要从人们的嘴巴里发出“好极了！好极了！”的喝采声，这场戏就算成功了，否则就“砸了锅”，花的钱，付出的劳动和努力全都付诸东流。德亚纳特操办的这出戏通过了。在城里是第三位，在全村数第一。有的人被锣鼓的“咚咚锵、咚咚锵”的声音所陶醉；有的人睁大眼睛望着新郎坐的小轿车赞叹不已；还有的人看到鲜花扎成的彩牌羡慕得口水都流了出来，然而最引人入胜的要算是烟火了。礼花随着“嗤”的一声腾空而起，红、黄、蓝、绿五彩缤纷的火花，划破长空，飘落下来。“孔雀开屏”随着一缕蓝烟飞向天空，一只色彩斑斓的孔雀翩翩起舞，人们都着了迷似的对制作烟火的能工巧匠赞不绝口。然而，对佳尔巴来说，这一切丝毫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是的，她是多么想看一眼新郎啊！但她只能悄悄

地偷看，可人这么多，怎能看得清楚呢？

在举行迎婿礼^①时，佳尔巴的女友们把她拉到阳台上，她看见了罗玛纳特。一见到他，佳尔巴的淡漠和愁绪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了。她脸上泛起一层欣喜的红润，爱情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活力。

行过迎亲礼之后，迎亲队被安顿下来，准备开饭。有的吃着普利饼^②，有的在点燃着的干牛粪上熬稀饭。歌舞队便为街坊、邻居来看热闹的人表演歌舞。

每一仪式都是在鼓乐声中进行的。新郎来用早点时奏乐，新郎跟岳父行见面礼时也奏乐。十点钟吹鼓手又奏起乐来，这是婆家送来的首饰到了，真是热闹非凡，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想一饱眼福。盛首饰的托盘被送到喜棚^③时，人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计赶来观看。人群中你推我搡，熙熙攘攘。

曼吉本来已忙得口干舌燥，嗓子眼直冒火，可一见男方送来的首饰，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丁达亚尔本来又饥又渴，精疲力尽，可一听说首饰到了，顿时振作起来，连跑带跳赶到了喜棚。曼吉从托盘里把一件件首饰拿出来给大家欣赏。这里的人对这方面都很在行，男人都打过首饰，女人们都戴过首饰，于是便一件件地评论起来。“这副手镯真不错，横有十多拉”^④。“哟，足有十一个半多拉，要是少一点儿，算我输了！”“你看这副狮嘴簪子做得多精巧啊！准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不下十二多拉。”“哟，你见过吗？要是少了十六多拉，就算我白说。嗯，看上去成色不

①指新郎随迎亲队到新娘家时举行的一种仪式。

②一种油炸的薄饼。

③为迎亲队活动而搭起的棚子。

④多拉为印度金银重量单位，每多拉的重量为11.6638公分。

是那么纯就是了。”“你看这副手镯连接得真叫天衣无缝，活做得多精细啊！真是光彩夺目，上面镶的是真宝石呢！假的绝不会有这样的光泽。”“这项圈才是真料货呢。花饰多美啊，中间镶的宝石闪闪发光，准是出自孟加拉匠人之手。”“怎么，难道孟加拉人把这种工艺包下来了不成？我们这儿的能工巧匠多得很呢。孟加拉金匠怎么能比得上啊”。

人们吵吵嚷嚷地评论着。这时突然有人说：“怎么没有项练呢？”

曼吉听了顿时把脸一沉，说：“没有，项练还没来。”

“怎么项练没来呢？”一个女人问。

“什么都有了，就缺一串项练。”丁达亚尔表情严肃地说。

“有一串项练多好啊！”还是那个女人，做着鬼脸说。

“可怜的佳尔巴没有带项练的命啊！”曼吉把盛首饰的托盘从面前移开说。

在人群后面的暗处，佳尔巴一直站在那里，对所有首饰的评论，她都仔细地听到耳朵里。一听说没有项练，她的心突突跳个不停，怎么没有项练呢？许是压在底下了，她心里暗暗安慰自己。可当她知道确实没有项练时，她的心就象被刀扎了一下，全身的血都凝住了，象是失去了知觉。七年来一直埋在心底的希望种子，本来今天就要开花结果，可现在突然失去了。一颗葱绿的树苗被烧焦了，只剩下一撮灰烬。真是命运不济呀！她灰心失望，真想撕破自己的脸。要是她说了算，她真想把这盛首饰的托盘扔进火里。房间的壁龛里放着一尊泥塑湿婆神像^①，她把它使劲地摔在地上。这尊神像如同她的希望一样，被摔得粉碎。她决定不戴

^①印度教三大神之一。